

小說日報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

壬戌年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

雜發
俎行
編主
輯任

徐枕

編輯主任許廩父

廣
告
主
任
兼
編
輯

嚴笑孫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日每行大洋六角中縫同普
通長行每行四角後幅短行每字四釐長期面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
張(可用一年)全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
廉價利(極大)券有限制此券無限制持券購書照同行批發以六折收價(無務
七折)惟本報既屬日刊性存報一經售罄決不再版諸君欲得首尾完全之報務祈
起速預定勿貽後悔是幸外埠匯兌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實足通用寄費並不另加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疊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曾收到之報以致殘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後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存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定閱本報特別減價

祈從速補定再逕恐爲捷先得完璧難求矣茲本報更暫定廉價定閱辦法續定一月者照定價再打九折(即大洋八角一分)寄費在內三月以上者推已定三月者期滿再贈七天半年者期滿再贈半月全年者期滿再贈報一月補定自第一號起者照此辦法如此優待未嘗有對於愛閱諸君酬答之殷亦可謂無微不至矣惟此項廉價限在陰歷年內截止從明年起仍照定價不折不扣幸毋觀望自誤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惟暫以半分及一角以上者爲限祈注意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二十月一十年戌壬 五期星 報日說小 日九廿月二十年一十國民華中 版四第

令聞李祥聖侯前途之耗。計道程修驛。或招奇禍。乃改趨他途。至豐鎮之三皇莊。館於逆旅。乃自喜曰。此莊去汴二百餘里。非復盜賊耳目之所及。過茲已往。前程皆坦蕩矣。忽聞老人嗽聲。爲聲甚審。初不以爲意。少頃。呻吟之聲復作。則酷似其戚某君。因以訊旅主人。逆旅主人曰。客賈姓。從汴省至茲。途中爲風塵所苦。患病不能興也。問其狀貌年歲。知爲賈十八。頗爲驚愕。念賈之至此。豈間取吾之蹤跡乎。既復念行程偶相值。未足爲怪。且此人縱間取吾蹤跡。將欲何爲。遂爲釋然。第此心終不能自甯。夜既深矣。犬吠風喧。似皆李聲歎。及倦極思眠。已窗催曙色。鷄報晨籌。朦朧睡去。曾不知枉法賊之已入盜囊矣。

一枕黃粱初熟。聞僕人互語聲。一人曰。不謂李祥之竟能至此也。復一人曰。吾等夜來睡大酣。乃不聞其聲息。令急問何事。二僕戰慄而前曰。小人罪萬死。李祥宵來劫物去矣。令躍起於床。疾往視箱篋。則多藏而重價者。均失去。箱篋故存於二僕所居之室。令意僕皆其腹心。既可爲監守。而爲盜行劫。必先至主人室中。又未知如位置僕室之較安。故悉以委諸僕。至是乃喏然若喪。責僕以怠。忽回身至房門之次。有朱書李祥二字。赫然奪目。大震入室。方其出室之初。忽忽未及查室中狀況。故不覺有異。至是。忽見案上有一書。其詞曰。酷吏其猶憶李祥乎。李祥固未死於酷吏之手也。茲來將爲酷吏分謗。故以酷吏所得枉法賊之半。將去作貧民衣食。酷吏其不得與李祥爭也。此外尙有二事。即待報章其事。蓋爲雙龍巷王氏之僕。及城北鄭某求昭雪。十日內不開命。則酷吏爲不復欲久淹人世矣。令讀書懼。不自知其股弁身顛也。因書中必欲爲雙龍巷王氏之僕及城北鄭某昭雪。恐遲且暮常尋盜。縱報緝亦無望珠還。徒重李祥之怒。乃決計趣裝而歸。令所次之逆旅曰祥發棧。逆旅主人。素亦爲盜。後乃歛迹懺悔。頗精於技擊。恒盜殊不敢擲其鷄犬。故旅客咸願下榻於是。至是

聞旅客被劫。劫者爲劇盜李祥。自念夜來門扇如故。竊大無噍。李祥顧安得至。因疑。或他旅客所爲。顧遍視旅客。殊無能爲此。而今所被劫。亦非區區。可藏於把握。乃於館牆之四週。驗其形勢。時久雨新晴。春泥猶滑。知或可得盜蹤。果見牆下之泥。人跡雜亂。其迹自牆達令所居之室。僕室亦有迹。但已稍滅其泥。循牆以觀。則足跡漸東。及分歧。足跡大亂。不辨其爲行路之人。或盜蹤。但以勢觀之。則決不東行。顧不復能確知。則廢然而返。忽見令立門次。張吻欲有言。趨卽之。令謂逆旅主人曰。頃聞吾見一物甚怪。有雙履擲此中廁所之旁。履皆泥。似踐泥而後脫。棄以滅跡也。逆旅主人乃前往視履。履布之所爲。履之大小。如牆東之蹟。因大爲駭愕。頓悟李祥必在逆旅之中。因遍視旅客。有無失履者。至賈十八室中。見賈床前之所置者爲木屐。頗致疑於賈。然賈顏色頗頽。呻吟不絕。固不類劇盜。但旅客於館中著木屐。至覺不倫。則復決其爲李祥。因欲言試之。笑問曰。賈先生尊恙。得勿小愈。賈揭被答曰。謝主人厚愛。第賤恙彌重。不能起坐矣。語次。汗涔涔然。如貫珠。逆旅主人曰。將需醫邪。賈搖手曰。否否。吾生平不信醫藥能愈人。醫無益。主人能爲我代作一書致吾家。使家人至此。將扶以歸。此感不朽矣。因自言夷門之禹王臺。無妻子。但有一弟。吾族兄弟衆。吾次十八。弟次二十。汴省盡人皆知。郵使亦易至吾家也。復作狀如欲強起而未能者。乃嘆曰。不謂病軀乃飲傷至此矣。指床頭一包裹示逆旅主人曰。此中有百金。煩爲代藏。此爲吾携來之旅費。將往扶風訪友。不謂中途攫病。竟不能復起也。語次太息。逆旅主人察其狀酷似重病。卽曰。代作家書。滋易事。第吾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先生昨來此以屐。今顧履者何也。逆旅主人初未嘗見賈之是否着屐。其出此言。姑以覘賈神色。賈夷然曰。誤矣。日來苦雨。吾本着屐。吾昨日至此間猶屐在戶限去泥。主人未見及邪。逆旅主人不得要領而出。

(未完)

雙雲記

(二十四)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於是不敢冒險北上。差幹僕事送壽禮進京。并爲張夫人代擬一書。呈之舅氏。歷述壽門自罷官以來。種種困苦之狀。他人無可求者。須舅氏爲設法振起之。則沒齒不忘再造之大德云云。夫人此書。卽出壽門手。舅氏甯不能知。所以必爲此掩耳盜鈴之計者。以爲甥婿初未會面。不免帶幾分客氣。不如甥女出面之校易措辭也。然而醜矣。壽辰過後。僕始出京。奉有回書。不過寥寥數語。謂所屬在心。且靜俟機會。當圖奉報也。既而仍寂寂無佳音。益沈悶。然而無可如何。但書空咄咄。有時慨然太息而已。世間良好之機會。須待其自至。若一經干託。必存盼望之念。久之則五中焦急。度日如年。爲狀亦至可憐矣。李壽門不幸如是。亦何怪其性急也哉。於是爲破釜沈舟之計。挈眷入京。先辭山長一席。卽薦朱次瞻代之。大吏以次瞻雖亦高才實學。惜僅登秋榜。尙恐不足以壓多士之心。如執事能屈留固佳。否則暫代數月尙可。如竟薦膺是席。則不得不方命也。壽門事事尙意氣。并帶次瞻入京。眷口本不多。一妻一女。一妻之女姪。卽雪蘭。不過四人。婢三人。男僕二人。老嫗一人。并朱次瞻計共十一人。此次進京。決策於張夫人。夫人次兄。曾來長沙。省視其妹。以入都便道過訪也。夫人留兄數日。適壽門往衡陽。不及面。夫人詳述近狀。謂舅氏處若卽若離。似終無把握。奈何。兄謂妹不如與我一同進京。面見舅氏。當不枉爾一番跋涉也。夫人謂既如此。請兄先進京。妹當與壽門圖之。或竟移家住京。以便與舅氏接近。或易過機會。兄亦以爲然。因謂妹既有志移家者。待我見過舅氏。再發書南來。迎妹與妹夫。則更有步驟。舅氏亦自不容謝其職任矣。此次已得京中書。略謂舅氏亦謂不妨先行進京。以待機緣。壽門夫人得此書。如獲九天恩詔。以爲事有必成。故決卽全家入都。親友有知其事者。咸來道賀。壽門謂諸君且漫賀。此行不過比之於博。未必一擲卽中也。於是餞席紛紛。益相與繾綣。不似曩者罷職歸來之日。酬酢者不過少數人也。今雖未見起復明文。而衆人心理。以爲全眷入都。必邀復職無疑。此又可以覘人情冷暖之大概者也。既至京。自不免又有一番周旋。張夫人時至舅氏家。并挈其女姪與倩雲同往。有時留數日始歸。周君雅長子。周小雅時供職某部。與李壽門年相若。相見亦相若。并乞壽門課其子。其子方十六歲。與倩雲同庚者。自壽門到京之半年。而復職之命下。固賴君雅之力。而犖金以爲通神之術者。則張夫人求諸老母。發慈悲心以佈施於女兒女婿面上者也。君雅甚溺愛其子若孫。蓋其子善奔走。此次賄託之門。雖曰得自君雅。君雅實轉委諸其子者。以如是多能。故君雅恒倚之如左右手。而門庭若市。亦全賴其招致者也。或謂壽門此次得遂其願。雖爲時甚遲。然繼感情誼。周氏固亦不爲薄矣。而抑知否否。周君雅父子。固不論親疏遠近。彼蓋一視同仁者。所視維何。則銅臭之錢神耳。謂爲同仁。夫誰曰不宜。然則李壽門此番。於賄買復職正項開支外。（此項開亦賄託內監者）。當必更化去張夫人奩贈之資。以爲周小雅經手費。不少也。而抑知又否否。豈小雅貪於他而獨廉於此乎。抑冀望壽門復職之後。互相援助。以賣此情乎。卽不然。知壽門本一寒士。旅臺不豐。留待異日取償。如債權人之放債乎。皆非也。彼固於未復職之先。先訂有極苛刻之條件。逼壽門使不得不帖然聽從者。張夫人且陰爲小雅助。故不須更化去夫人第二費用矣。可畏也哉。可畏也哉。

雙熱曰。此回可作一則「官場現形記讀。」亦可作一幕「社會新劇觀。」

(未完)

不報宿稿

本報稿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書見賜竭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為限(二)附注篇末(三)須繕寫清楚每行即作不受酬論(四)來稿概不發還其附有郵票及發酬金即贈(五)來稿須與本社會計處領取簽名章章須與寄稿時相符(六)如有抄襲之稿為人告發酬金即贈(七)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裝訂成帙者不在此例(八)酬金每屆陽曆月終向本社會計處領取簽名章章須與寄稿時相符(九)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幾十塊。不瞞你說。還要趕二場去咧。我忙說。仰遲真是孩子脾氣。這是什麼話兒。仰遲却也懊悔口急。便自己收蓬一笑道。說笑話罷咧。也值得面紅氣急的。說了這句。便揚長走開。挽了素秋的手。自到後房去了。子雲聽了面紅氣急四字。因覺得自己面上有點熱辣辣的。益發不好意思。登時有點坐立不安。進退失據起來。我知他心中爲難。忙拿些別話。和他敷衍了一回。他又再三申說。明天一定差人送錢給我。我也不便再說什麼。只是唯唯而已。子雲坐了一回。便起身向主人告辭。仰遲拉住了他。大笑道。子雲。難道怪我了麼。我們老朋友。你難道還不曉得我這心直口快的脾氣麼。都要像你這樣意氣。我的朋友。却將和我絕交咧。子雲聽了。越發難以爲情。只得紅着臉。笑說。那有這話。我也曉得你和我開玩笑罷咧。可是我今天委實還有一處應酬。剛剛說過了。是陳心如請的。在跑馬

五十三

東越許廩父著

麀翠屏那邊。所以我要留下幾十塊錢。預備去碰和呢。要是不然。我又少不了老五的錢。爲什麼硬要欠他一欠呢。仰遲呸了一聲道。說過算了。就罷咧。何必講而又講。那陳心如是現任都督。你要應他的宴請。是該早些去的。我也不留你了。一句話。又說得子雲面上無光起來。子雲是有涵養的人。仍只嘻嘻一笑。便和衆人招呼了一聲。去了。我和子才都埋怨仰遲。怎麼還是這等壞脾氣。教人家面子怎生磨得開。仰遲把兩顆眼珠一挺。大聲道。放你們的屁。我樊仰遲豈是怕人的麼。子才笑道。說說玩話。又氣急到恁般形景。人生交友處世。能體和平。總是和平的好。那裏講得怕不怕的。大家一樣的人。誰又怕誰作什麼咧。我也笑道。仰遲這人。可敬可愛在此。可畏可懼也在此。此等機詐世界。像他這樣直道的人。却也不易得。不過我總替他擔憂。將來要防受人暗算呢。這時前面打牌的四

人也正在結帳。那嚴笑孫周覺君已經立了起來。正拿手巾揩臉。聽我們這等議論。也都點頭微笑。說仰運人品是的確不錯。可是這等性質。終是要吃虧的呢。仰運聽衆人都這般說了。也就不再作聲。吩咐娘姨們擺起棧面。此時又來了兩個客人。一個姓張。叫張欽甫。是四馬路仁大洋貨舖的經理。一個姓陸。叫陸茂良。是十六鋪天義堂藥店老板。我知道這兩位都是上海專吃鑊邊酒。討小便宜。獻小殷勤的人。他們却也有點不可及的本領。每逢到了麻雀缺搭的時候。他們也可以湊一湊十元二四底搭子。或是遇見了鄉下上來的公子哥兒。他們便奪着替做媒人。而且介紹的姑娘們。也都還是租界上有点名氣的人。他們還能殷和這些姑娘們敷衍得和自己人一般。假如這班公子哥兒。一見傾心。想做進一步的運動時。那介紹人的身分。也就估高起來了。此外代人買賣物件。不是說某處影計熟識。一

五十四

東越許廬父著

定說某家老販要好。拚命價攬在自己身上。有時同上戲園。或是酒館棧房。他們也定有按目茶房堂倌夥計相識。他就神氣十足的。替人包吹牛皮。說這位是某公子。那位是某少爺。是我費了許多心機。用了許多面情。介紹給你們的。須得好好伺候。這樣一來。那批人自然心照不宣。竭力趨奉。這班受他們趨奉的主顧。面子既然做足。小費也不能看重。兩方面都得見他介紹的情。這還算是正當的手段。還有代借小房子。拉牽姨太太。包吃醋官司。承做花叢偵探等類。這都是他們唯一的職務。他們雖開着店鋪。做着經理。其實不過借作幌子。使人不疑心他們是無業游民罷了。正經生意上頭。却在彼而不在此呢。這等人才。上海地方。少說也有幾萬幾千。不過像他們這等人。還算是此中上上之品咧。仰運本是直項老虎。胸中沒有什麼城府的。所以蔑片走狗。羣集其門。都把他認作一個上好戶頭。



藝林

無名女子詩 (十七) 枕亞手輯

問吟香姊病

桃花雙頰生滿。窈窕腰身稱薄羅。今日玉蘭消瘦甚。幽蘭風韻淡中多。

秋夜

涼雨卷空窗。西窗意爽然。琴張秋石瘦。月對晚花圓。久病氣漸靜。就吟心自仙。竹爐松火活。香茗煮天泉。

夜來香

碧眼微人淚點成。風華偏占薛娘名。素馨尖小珠蘭媚。原是通家女弟兄。

中秋海棠

一夜金風刺骨酸。退紅衫子不勝寒。分明肖得佳人態。淺笑微顰最耐看。

野乘

傳書祥別傳 (十七) 丁嘯雲

仁達曰。此爾儒之見也。昔晉重耳娶秦懷嬴。不以爲嫌。汝乃以此爲嫌乎。若西王母爲若敖之鬼。宣嬌先嫁蕭蕭朝貴封西王死於湖南。詎有靈爽。即有之。而非強謀其妻也。

筆削

畫竹記 (八) 顧佛影

秋略述已事畢。亦問老伯母安否。曰。謝君老母幸無恙。又問令妹無恙耶。曰。亦無恙。顧已嫁矣。秋大愕曰。何謂嫁。嫁者誰也。

筠館筆記

奇術二則 林紹楨

友人李嘯麟爲予言。其先祖鏡堂先生。需次杭垣時。於梅花碑遇一舊識。相借至某肆。日暮將返。各携囊囊中錢。未得。舊識因向於舊保。得錢四文。購麵粉少許。捏爲粉鼠。置桌上。覆以茶盤。口喃喃若有所謂也。

常州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州 收件處 閶門外觀音橋華盛號 製造紙張事務所

常州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州 收件處 閶門外觀音橋華盛號 製造紙張事務所

常州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州 收件處 閶門外觀音橋華盛號 製造紙張事務所

游記

魯游小記 (十五) 宜與徐源

十八盤處。而南天門至矣。泰山於此爲最險峻。南天門兩崖遙接處。門樓頗崇危。均紅色。內祀觀音。其門左爲門關九。仰步三天勝蹟。右爲階崇萬級。俯臨千嶺奇。

艷集

觀。余更登巔樓以視之。余之胸襟。覺亦隨此樓而俯仰矣。由南天門至碧霞宮。山路均平坦。乃轎行一路所經。飛龍殿。白雲洞。孔子殿。北斗台。青帝宮。均在兩旁。山之上下。未及一觀。宮外照壁。有萬壽瞻仰四大字。字可三尺。余等由右便門入。全殿宏麗。爲全山冠。計三進。兩廡均祀觀音像。後進封鎖。右廡爲送子觀音神座。列十八子。此朝山進香等題字所由來也。停轎宮內。余等由左便門出。

豔語拾遺

東海三郎

桐陰清話云。番禺袁善山上舍廷獻。嘗清明獨游郊外。於榛莽中見一碑文。曰。愛姬梅之墓。旁有八九字。苦紋斑駁。不可明辨。度其情狀。似非代遠年湮。而宿草叢生。諒已無人上塚者矣。感而誌之。越日。復携酒脯往弔。并製輓詩二章。其序有云。六字碑文。誰是多情公子。一壞黃土。可憐薄命佳人。又云。僕本陌路蕭郎。從來好事。卿果章臺柳妾。何處招魂。夜夢一美人來謝。宋嘉熙中。閩人潘用中隨父居京邸。潘喜弄笛。隔牆有一樓相對。一女子聞笛聲。輒垂簾窺望。問知爲黃氏女孫。黃館賓委仲舉。潘往訪之。知女幼工詩。潘乃以帕題詩。裏胡桃擲去。女亦以詩裏帕擲來。其句云。閑于閑倚日偏長。短笛無情苦斷腸。安得身輕如燕子。隨風容易到君傍。潘得詩。復贈店嫖。潘殷勤不已。潘父忽移居去。因隔絕。生與女俱病甚。父母各慮其故。而仲舉上舍作合之。遂諧伉儷焉。其帕中詩噴傳都下。遂於禁中。理宗嗟嘆。以爲奇遇云。

諧海

融齋寓言

蘆崖子

彭祖將觀於井。先繫其身於大木。有童子見而問之曰。不繫則必至於溺乎。曰。雖非必溺。然充吾養生之道。宜致慎也。曰。所貴乎養生者。守其形乎。抑全其神乎。且境之溺人者多矣。何必此。乃進問曰。爵祿名譽。其足以溺人者也。子能辭乎。曰。能。